

文学访谈

童心观世界：瑶族作家梁安早访谈录

采访者：广西大学文学院“湘江战役的当代文学书写”研究团队。

受访者：梁安早，广西灌阳人，广西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曾获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冰心儿童文学奖佳作奖等。

1.您的作品《红细伢》属于“湘江红遍三部曲”，却是将湘江战役作为起点，您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视角去进行书写？湘江战役作为故事的起点和主人公们的集体印记，在您的故事里又有什么样的寓意？

成立于1933年8月5日的少共国际师，是一群不满18岁的娃娃兵，他们参加了长征，经历过湘江战役。在湘江战役中，这群娃娃兵损失过半，许多人下落不明，一部分人最后牺牲在途中，或流落在桂北大地一些偏僻的角落里生存下来，但这群少年英雄鲜有文学作品提及。在进行《红细伢》创作时，我到当年红军长征途经和战斗过的水车采风。这里是当年中央红军比较集中地经过的重要圩镇之一，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关于湘江战役的文学作品很多，如果不在表现手法上进行创新，写出的文学作品很难出彩。这次采风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创作视角，因此行文。至于说到湘江战役作为故事的起点和主人公们的集体印记，在故事里有什么寓意，我只想告诉读者，历史不能忘记，需要有人记述，需要有人不断述说，否则将被埋进尘埃，

失去生命和血脉联系。

2.您在湘江战役的文学书写中有许多桂北民间文化和民族信仰的痕迹。您如何看待这些民间文化？将这些民间传统文化融入儿童文学之中，有怎样的寓意和价值呢？

民间文化是人类在与大自然共生共存中创造的，反映自己生产、生活和审美追求的文学与艺术，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对于培养人们的家国意识、传统美德起到极大的作用，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传统节日、民间习俗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第一课堂。如果没有民间文化的滋养，没有民间的日常生活，作家的创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因此，民间文化永远是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和创作源泉。

本人属于瑶族，在瑶族居住地生活了几十年，自然而然地了解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化。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许多本民族的一些民间文化，如属于自己民族的语言、生活习俗及传统节日，由于极少有文字记载，渐渐地消失了。作为一个作家，有责任将本民族一些民间文化付诸文字。因此，在我许多作品里，有意识地植入一些本民族的民间文化，一是让读者通过这些民间文化的窗口，来了解瑶族的民间文化；二是期待瑶族民间文化能够传承下去。传承、弘扬民间文化，在巩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增强文化自信方面具有极大作用。

3.你认为应该如何如何在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继续保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色和风格呢？

文学是具有民族性的，是一个民族精神特定的形象性、艺术性的具体体现。独特的地域文化是少数民族创作的基础与源泉。自然景观及地域风物，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风土人情、乡土情结与思想情感表现，赋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独特生命力。因此，我作为一个瑶族作家，本能地从本民族的文化背景和鲜活的生活汲取养分，获得创作灵感，既是对本民族文化精神的诚挚坚守，也是对本民族情感的传承和传递，让更多人了解到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4.据我们所知，您曾是一名在广西灌阳山村工作了多年的人们教师，在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您也笔耕不辍，和孩子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是否也会给您的文学创作带来某些感动或者体悟？

孩子们纯真、善良，充满了童真童趣，与他们接触久了，不知不觉间就把自己的心灵世界与他们的心理世界对接起来，也不知不觉间从他们身上吸收源源不断的心灵能量，因此，自己也变得纯真善良，所以，我敢自豪地说，我的文字干净，我的故事纯真。同时，孩子们也给予了我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我获得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的长篇小说《教科书失踪了》，以及《老蛙塞上空的阳光》《黑桑》《喀纳斯湖畔的摇篮曲》等书，创作素材就是从孩子们身上得来的。

5.作为一名作家，更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您怎么看待湘江战役当代文学书写作品在新时代教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呢？对于湘江战役这一广西本土独特的文学创作资源，您认为在未来该怎样更好地运用呢？

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湘江战役，所迸发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奋进史中的宝贵财富。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也是一群庞大的读者群体，如果在学习教育中用好用活这些红色文学作品，把湘江战役红色文学渗进他们的血液、浸入心扉中，既可以引导他们传承和弘扬红军战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又能够落实立德树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越坚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越有希望。

对于湘江战役这一广西本土独特的文学创作资源，要想在未来更好地运用，不仅要根植于本土，深度挖掘战役背后尚未认知的故事，捕捉到这片红色土地上新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让人读懂过去，体味现在，望见未来。同时还要与时俱进，运用新媒体讲好湘江战役故事，形成具有吸引力的传播风格。

说声爱我行不行？

□黄志伟(壮族)

人们都说，春雨绵绵好种田。可巴山乡从腊月到四月都没下过一场大雨，碧空如洗。

村民望着火辣辣的太阳，心中十分焦急。杨成有5亩田在山沟里，欧阳广也有2亩田和杨成的田挨在一起。沟里在大旱的月份还有一小股水涓涓细流，于是杨成是村里第一个插秧的人，年年都是如此。

今年，欧阳广不再去广东打工了。因为他妻子已经准备临产，所以在家里照顾妻子。欧阳广的妻子叫山玉，他们在广东打工时相识的。山玉来到巴山乡，第一个认识的人就是杨成的老婆欢欢。欢欢自跟杨成结婚后，就没有哪一天是健康的，天天药罐在灶里。山玉的到来，让欢欢多了一份开心，有时也忘记病痛，于是她们成了好朋友。

四月的天已经变得很热。杨成扛着犁铧进山把田插秧了，欧阳广在第二天也进山播种。希望下个月下场大雨就能插秧种田。但天公好像跟巴山的人作对，就是一滴雨也不下。十多天以后，杨成和欧阳广的秧苗在山沟里泛绿了，但寨上的村民一粒种子也没撒下。几天前，欢欢由于病重，被杨成送进医院治疗，回来后便匆匆往田地里走。

“怎么回事？”杨成的田一滴水也没有。他望向欧阳广的秧田，田里却是水满盈盈。杨成一看田坝，筷条大的一个洞正通在他的秧田，水在往欧阳广的田流呢！杨成越想越气，这时欧阳广也来了。杨成一见欧阳广，不无理由就给欧阳广一巴掌。

“你敢偷我的田水！”杨成气呼呼。

“谁偷你的田水？这几天我老婆坐月子，我都不能来。”欧阳广莫名其妙。

“你还狡辩，你田里的水从哪儿来？”杨成见欧阳广这么说更是火上加油。

欧阳广说：“也许是黄鳝作怪吧！”

“还不老实……”杨成越听越气，说着就扑向欧阳广。

两人在山沟里滚打起来，毕竟杨成人高力大，他把欧阳广压倒在地，本想教训一顿就算了。谁料到压倒欧阳广的时候，却将他压倒在一个尖尖的小木桩上，木桩直接刺穿欧阳广的后背，插到心脏，不久欧阳广就断气了。



网络图片

那一年，杨成以过失杀人罪被判刑……从此，欢欢和山玉成了冤家对头。

数年过去了，本来病魔缠身的欢欢等到杨成回来后的第4天却撒手人寰。

山玉听到欢欢去世的消息，说：“孩子他爸，你安息吧……”欢欢死去了，没能给杨成生一男半女。

转眼，山玉的孩子6岁了，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她常感到如山重的责任压到头顶。

可自去年以来，她就遇到一些奇怪的事：秋收后的田地不知不觉在一夜之间就被谁犁完了；冬天没有柴火烧，第二天门口就有一摞摞干柴；孩子没衣服了经常接到快递送来的包裹……

今年清明节，山玉要到5公里外的地方给欧阳广上坟，杨成也到6公里的山外给妻子上香。两人不约而同挤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在车驶过一处拐弯时，与一辆大货车相撞。一场车祸让山玉生命垂危，而杨成也受到了一些皮外伤。当杨成抱起血淋淋的山玉时，山玉用那惨白的嘴唇微微对杨成说：“对我说声‘爱’行不行？”杨成泪流满面，不住地点了点头。

山玉微笑地长眠在杨成的怀抱中了。

(作者系本报签约作家)

沙虫村

□林坚毅

沙虫，一种干鲜美味，营养丰富，被誉为海上人参的海产品。在北海，就有这样一个沙虫村，所产的沙虫不仅味道鲜美，而且产量占整个北海沙虫产量的半壁江山。

沙虫村是别名，真名叫大王岭村，是北海一个半渔半农的自然村。大王岭村三面临海，潮退后的海滩面积约15平方公里。涨潮时，海水在村的三面如巨幅绿绸迎风铺展，洁白的白鹭、灰色的海鸥和各种海鸟，都会飞临这片海域，在此低掠、盘旋、翻舞。出海的渔船、机排，就会在突突的马达声中犁开一条雪白的浪带，驮着耕海人的愿景，驶向更远的海。

这片海，有两条河流从村东和村西日夜不息地汇入。东边的河流叫营盘江，西边的河流叫南康江。两条江在这里与海水交融成为独特的咸淡水。独特的咸淡水为各种微生物的栖息和繁衍提供了家园式的温床，使得各种鱼、虾、蟹、螺纷纷在这里汇聚。

若是潮水退去，十里沙滩裸露，赶海的村民便携带耕海工具，纷纷赶往沙滩，挖沙虫、耙螺、捉蟹、摸虾、捞鱼，而那些先前在海面盘旋或在附近绿树里守候的鸟类，此时，仿佛听到集结号似的，齐刷刷扑向沙滩，毫无惧地穿行于耕海者之间，啄食那些细细小小的鱼虾蟹。

这片沙滩，也是沙虫钟爱的家园，它们在这里生息繁衍。沙虫对环境的要求很高——海水、沙粒不能受污染，海水要清，温度适中，咸度适宜。海边人都说沙虫是生态环境的检验师，实在是一点也不为过。大王岭村人世代守护这片海，耕种这片海。挖沙虫卖沙虫，自古就是村民一项固定的经济来源。村中头脑灵活的村民，念起生意经，收购其他村民的新鲜沙虫加工，让沙虫不出村就有了附加值。几年前，村里加工沙虫烤干的小作坊就多达20余家。一条条干鲜沙虫，见证了大王岭村的沧桑巨变，也圆了大王岭村许村人的致富梦。

沙虫，是大王岭村的特色资源，聪明的大王岭村人锚定发展特色产业目标，做强沙虫加工业，促进乡村振兴。去年，村民合股办了两家沙虫加工厂，但牌子挂的依然是作坊。对此，大家说叫作坊亲切，带着浓浓的百姓味。

夏日的一天，我走进村中一家大作坊，里面的烤炉很有现代化气派，晾干车间、包装车间、仓库等皆按标准要求建成密封式。洗沙虫池、人工加工流水线作业的平台，干净整洁。据林老板介绍，正常

生产时，厂里的工人达到六七十人。

作坊建在海岸边一排苍绿的木麻黄林后面，涨潮时，海水几乎浸到围墙根。从沙滩上回来直奔厂里卖新鲜沙虫的村民，沾着海沙的脚步从沙滩上一跨脚，就迈进作坊。赶海归来的村民脸上的汗水未干，手就拿着钞票，喜滋滋地数着一天的收获。作坊里工人的报酬，采取多劳多得模式，一天8至10小时，灵活工作，一天忙下来，就有300至500元的收入。因为沙虫也要休生养息，每年的2月至6月，是休挖期，村人们都自觉遵守，约定俗成。村民在厂里一年能上六七个月的班，收入也还可观。我问一个刚刚卖完沙虫的妇女一天能有多少收入，她一边摘下头上的尖顶葵叶帽一边笑着说：“收入肯定比在作坊打工收入高，但她们日出日晒，雨来不淋。我们可不同，挖沙虫不单要有力气，还得有技巧，并不是人人都能干的辛苦活。”

采访中，作坊林老板告诉我，厂里的产品除供应北海市场外，还外销到广东、福建、浙江等地。林老板有句口头语在村中流传，话虽说得牛气，但绝对是实情：在大王岭村，谁说自己穷，要么是装穷，要么就是人懒。

大王岭村人口不足800人，农田不多，耕海为主。从事挖沙虫和加工、贩卖沙虫的村民占总人数的30%多，而从事其他海鲜捕捞、加工、运输、批发和零售的更多。

一片海，富裕了一个村。勤劳能致富，这是大王岭村人的共识，也是他们同走致富路的信念。因为他们拥有村中的这片生态之海。